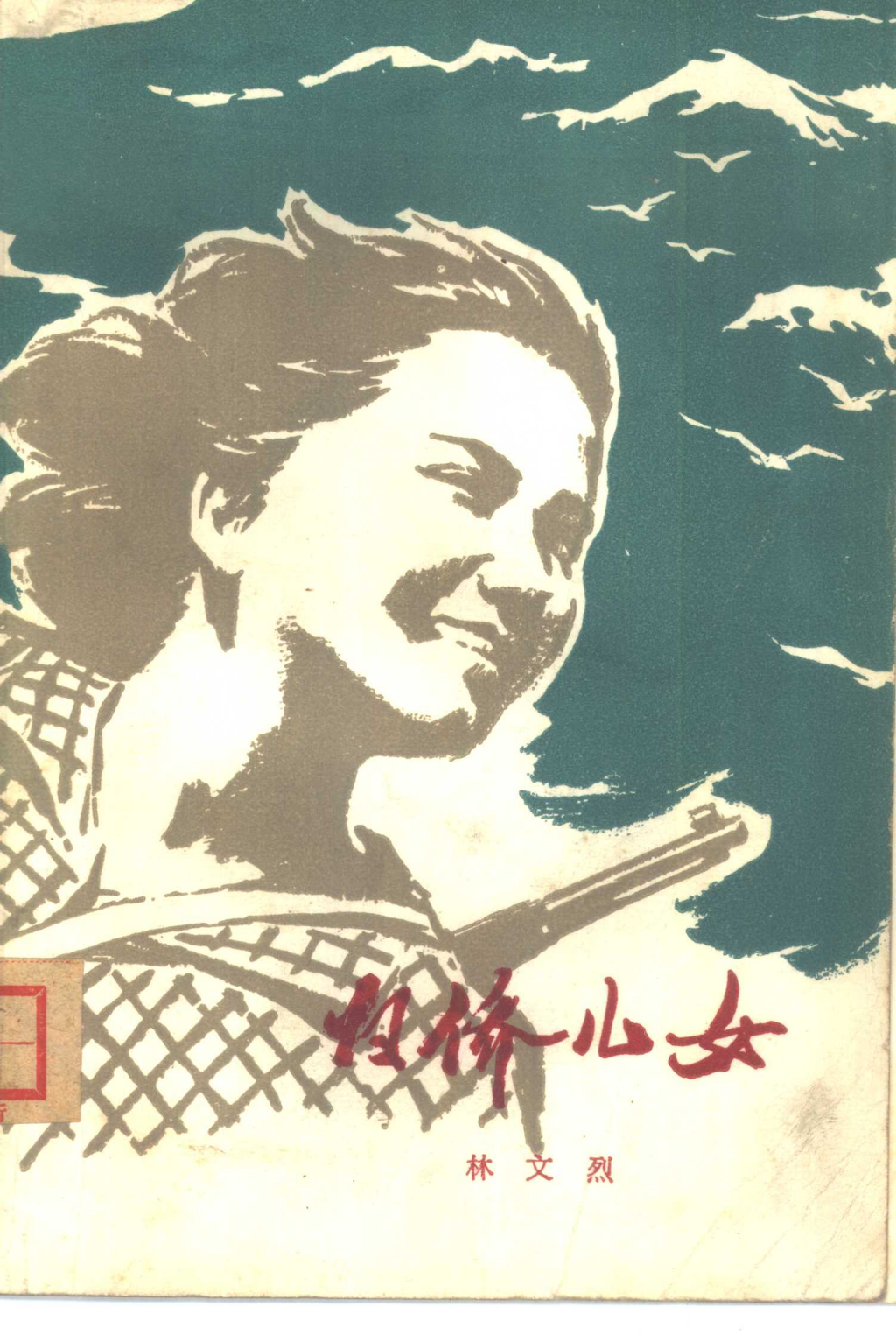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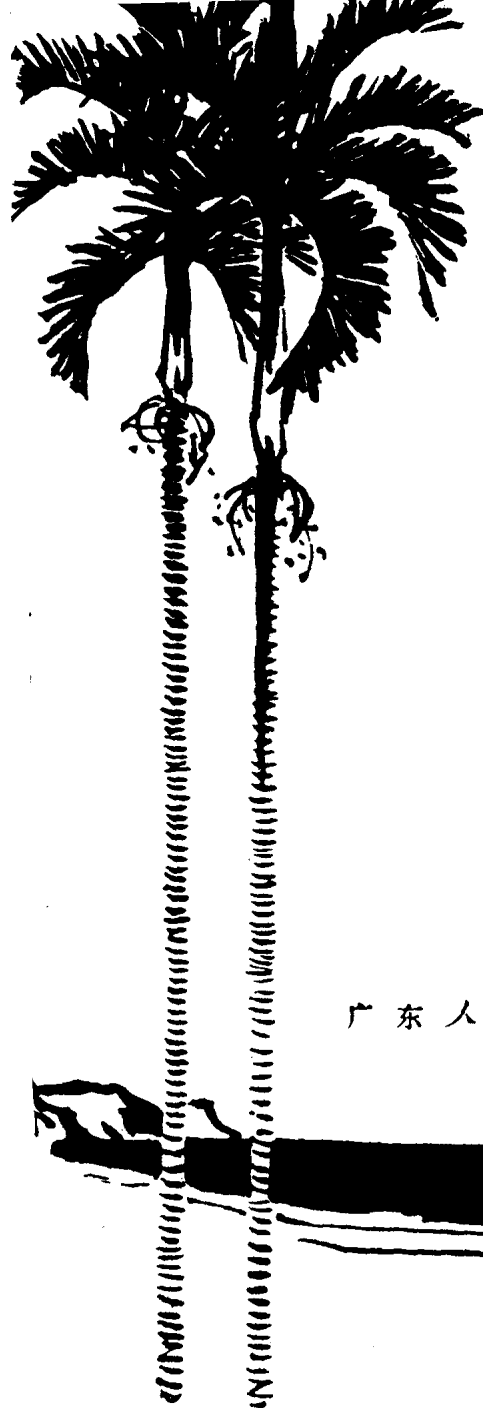




女儿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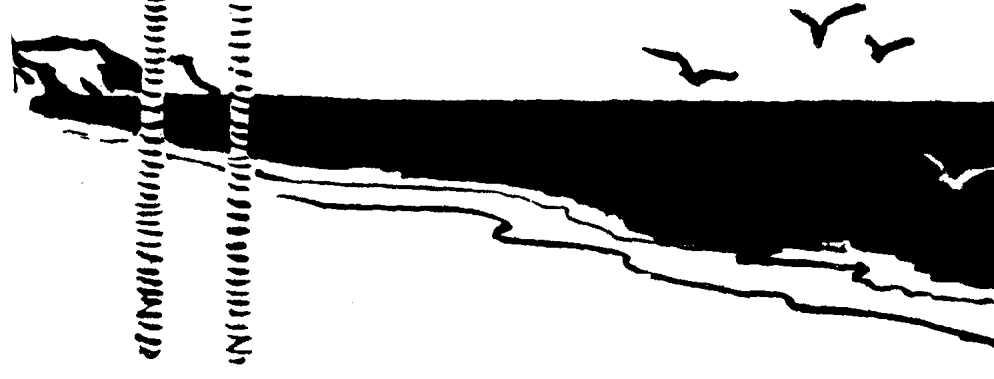
林文烈



归侨儿女

林文烈

广东人民出版社



封面、扉页设计：陈清港

归侨儿女

林文烈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梅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375印张 1插页 285,000字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100册

书号 10111·1135 定价 0.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特斗争小说。

一九六一年秋，台湾的蒋帮特务机关乘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和苏修大肆反华之机，派遣特务潜入我某地归侨农场，与暗藏反革命分子勾结，妄图组织“反共先遣军”，建立“反攻大陆”的据点，对我归侨农场开发荒沙滩工程进行破坏。以党支部书记章梦唐为首的归侨民兵，在公安人员的协助下，紧紧依靠群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破坏阴谋，最后终将敌特一网打尽。

作品塑造了章梦唐、程盼亮、汪倩云、赵大柱等归侨民兵的英雄形象，揭露了敌人的丑恶面目，显示了广大归侨儿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整个故事情节曲折，地方色彩也较为浓厚。

目 录

黑鳗礁起风.....	1
斗蟒.....	13
弥漫的硝烟.....	39
夜深人静.....	52
风声紧.....	66
“突击任务”.....	80
夜猫子.....	95
错综复杂.....	106
五色灯.....	120
罪恶的匕首.....	132
跟踪.....	142
万人坑.....	160
黑痣爷爷.....	172
碉堡山上的秘密.....	185
立冬后的台风.....	196
搏斗.....	217
一场事故.....	234

黑鳗礁起风

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一年初秋。

这晚，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水天混沌，南海海面风小浪低。一条驾驶楼前横板上写着“天马号”几个字的三桅机帆船，停机落帆，泊在甲港湾离海岸约有两千多米的黑鳗礁隐蔽处。船头船尾，蹲着几个钓石斑鱼的人，他们双手在拽动鱼丝，眼睛却在仔细观察海岸和港湾内外的动静。

“天马号”舱内，灯光明亮，舱口和四周的通风孔，挂着黑色的厚窗帘。舱内坐着两个人：一个约莫四十八九岁，高身材、凸眉骨、尖下巴，脸颊长着密匝匝的络腮胡，一身南海渔民打扮。此人浑名江海龟，他的真名实姓，倒没有谁去追究了。解放前，江海龟曾在甲港镇一带当“反共联防司令”，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甲港镇解放前夕，这家伙逃到台湾，得到蒋帮特务机关的青睐，挂上了少将“岭南联络专员”官衔。另一个，身穿美制潜水服，约有四十一二岁，光着个生过天泡疮的脑袋，身子紧挨着桌沿，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此人是“岭南联络站上尉联络官”，名叫赵柴。

江海龟嘴里含着一支雪茄烟，坐在特制的皮转椅上，翘着二郎腿，双手拿着报纸，认真阅读报上刊载的一篇附有照片的通讯——《养猪姑娘》。他那三角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看罢，他将报纸折叠好，装进唐装衫的口袋，离开皮转椅，取下嘴里的雪茄烟，干咳了两声，说道：

“密斯罗当上先进工作者，好，钻进去了！哈哈……”

江海龟干笑了一阵，瞅了瞅赵柴，突然脸肌紧绷。

赵柴惶惑地抬起头，使劲吞下满嘴食物，呛得他翻了翻白眼，然后站起来，挺起胸脯，身子直得象根杉木。

江海龟在舱里踱了几步，鼓着一双蛤蟆眼，说：“共产党的大跃进失败了，人民公社摇摇欲坠，加上连年遭灾，苏俄变脸，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这是反攻复国的良机。上峰指令要我们放手大干。”

赵柴直了直脖颈，说道：“专座的判断，完全正确！”

江海龟拉开抽屉，取出一张甲港湾地图，摊在桌子上，伸出毛茸茸的胳膊，指着“国营南海归侨综合农场”的位置，说道：

“告诉密斯罗，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壮大地下先遣军力量，建立迎接国军反攻大陆的滩头阵地。”说罢，江海龟走到赵柴跟前，又说：“先遣军的装备和重要军需，一定要留意保护，决不能落入共党手里。那帮番仔闹开发荒沙滩的事现在怎么样了？”

“共党内部意见不一。那个年青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受训没有回来。”赵柴说到这里，水泡眼转了转，往下说道：“专

座，为了活动方便，卑职请求前往面晤‘蚊子’站长。”

“不！目前还不是时候。”江海龟挥手打断对方的话，接着说，“蚊子在共党内部，是我们王牌中的王牌，规定只能跟我发生直线联系。你们要接受他的领导，联系方式由他决定。”

“是！”赵柴双脚一并。

这时，舱口的黑帘被拨开了，钻进骨瘦如柴的副官。副官上前弯了弯腰，报告道：

“专座，先遣军电台和其它物资已装上橡皮艇，听候钧谕。”

江海龟拿起酒瓶，倒了两杯酒，一杯给赵柴，自己端起一杯：

“为劳苦功高的先遣军将士，为党国反攻复国的伟业，干杯！”

两个匪徒碰了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在国营南海归侨综合农场里，橙红色的阳光，把党委办公室照得分外明亮。临窗眺望，蓝湛湛的大海，波光粼粼，白鸥低翔，帆樯如林；海滩上，墨绿的木麻黄林带，象一堵坚固的屏障，挡住海风的去路，拱卫着田野里美丽如画的庄稼。

归侨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林素文刚从地里劳动回来，光着粗糙、厚实的脚板，宽大的裤脚筒卷到膝盖上，上面还沾着点点泥巴。她放下锄头，取下罩在头上的白毛巾，拍打了衣服上的尘土，擦了一把额角上沁出的汗珠。她看见办公桌上放着值班室送来的电话记录本，便拿起来翻阅，只见记

录的内容是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她进省委党校学习的通知，心里一阵高兴。

林素文耳朵后根的浓密短发，已经夹着线线银丝了。她穿着一套袖肘有两块补丁，但显得整洁、合身的北京蓝大襟唐装，完全象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劳动妇女。她原来侨居海外，是一个矿工，回国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入了党，国营南海归侨综合农场建成后，组织上委派她担任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的职务。她在实践中体会到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性，去年初，从机关调来了一位名叫徐信的副场长，农场的领导力量加强了，她便正式向上级党委提出进党校学习的要求。

林素文在“通知”上签了名，忽然从背后传来一声：“报告！”她掉过头去一看，门外出现一个军人打扮的青年。

这小伙子约二十四五岁，身穿贴体军装，背着行军背包，一只绿色军用挎包，斜挂在肩上，腰间紧扎着一条棕红色皮带，精神抖擞。他黑里透红的四方脸膛，一双粗黑的浓眉下，明亮、清澈的眸子闪烁着光芒，嘴角上露出憨厚而又倔强的微笑。

“啊！阿梦。”林素文高兴地站起来，招呼道，“快进来，快进来！”

这位阿梦，正名叫章梦唐，去年年初从部队复员回来，两个月前被农场党委和管理委员会批准和任命为第二管理区党支部书记兼管理区主任。他一步跨进办公室，亲热地叫了声“林书记”，两只脚跟一并，习惯地抬起右胳膊，正要行举手礼，一眼看见党委书记有些不大高兴的样子，他象意识

到了什么，连忙放下右手，松开五指，自我解嘲地微笑道：

“当了六、七年大兵，要改掉军人礼仪，可真得花些时日哩！”

“不许找借口！”林素文和蔼而又带点责备的口吻道，“我早就说过了，平时不要称呼党内职务，见面时不要搬用部队上的礼仪，你就是不听。”

“我这就改，坚决改！”阿梦望着年岁同自己母亲差不多、处处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场党委书记，心里一阵喜欢，嘴里爽爽快快地说：“林婶，我从县党校学习回来了，请党委给我新的战斗任务。”

林素文嘴角上堆起笑纹，眯着一双布满鱼尾纹的眼睛，亲昵地望着青年人。她发现阿梦满身灰尘，汗水湿衣，这才明白他是背着行李走路回来的，便连忙帮助他解下身上的背包和其它东西，从小茶桌上提起一个铝制水壶，边倒水边问：

“一百四十多里，怎么不坐车？”

章梦唐拿起茶杯，一仰脖子，咕噜咕噜地喝了一杯凉开水，又去倒了一杯，一连喝了三、四杯。他接过党委书记递过来的劳动毛巾，擦了擦额头上、脖颈上的汗水，轻轻松松地答道：

“今天是星期日，车票昨天就卖光了，要想坐车，得多等一天；再说，正好利用这机会走走路练练腿劲。”

林素文关怀地说：“噢！你就是这个脾气。赶了一整夜的路，够累了，现在回去好好休息吧！”

“没有关系，再急行军一百里，也累不着我。”章梦唐说

道：“西藏平叛那会，有一次，我们连一天一夜走了二百四十里，连病号都没有掉队。”

林素文微笑着道：“好啦！程姆两个多月没见儿子的面，你这做儿子的也该早点回家看望老人罗。”

“这没关系，妈妈是开通的人，她不会计较的。”

林素文见他不愿走，猛然想起了什么，用手指点了点他饱满的前额，说：“阿梦，你这个鬼头仔，别拐弯抹角了，直截了当地把心里话掏出来吧，你是来摸底、让我表态的，是不是这回事呀？”

章梦唐仰起微红的脸孔，望着看透了他心事的党委书记，憨厚地笑着，笑得那么坦然。

原来，归侨农场第二管理区西部的木香山脚下，与海甲山公社荒沙埔生产队的交界处，有块大荒沙滩。广大归侨职工学习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前几年就有人提出过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的建议。近年来，我国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帝国主义幸灾乐祸。那个自称是“老大哥”的国家，趁机卡我们的脖子；广大职工和干部十分气愤，要求早日开垦荒沙滩，为社会主义祖国多生产粮食。章梦唐担任二管区党支部书记和主任后，十分重视归侨群众的这个要求，亲自带领人员勘察了荒沙滩，并订出了规划，预计五年后，除完成国家规定的经济作物生产任务外，每年可给国家提供十万担粮食。这个规划，深受群众欢迎，但也受到一些眼光短浅的人的非难，从阴暗角落里还传出了不少流言蜚语：

“我们管区种经济作物，怎么又管种粮食来啦？真是狗咬老鼠，多管闲事。”

“开发荒沙滩谈何容易！那块地方旱得连草都不长，能长粮食？瞎指挥！劳民伤财！”

.....

当时正在这个管区蹲点的徐副场长，本来就不同意章梦唐去开发荒沙滩，听了这些流言蜚语，好象抓到了有力根据，立即找章梦唐谈话，要他放弃这个开垦计划。徐副场长批评章梦唐：“你这是一种冒险，是脱离群众的行动，我不能同意。”章梦唐据理力争，把它提到党支委会上去讨论，得到大多数支委的支持。他去县党校集训前就给农场党委送了这份开垦荒沙滩的计划。这些日子，他对这件事一直放心不下，多么希望农场党委或是党委书记本人能给他支持啊！

林素文接着说：“阿梦，我刚才已经说了，今天你的任务就是休息，不谈工作，也别想其它了，懂吗？”说罢，离开座位，准备送客。

这个时候，门外走廊上突然响起“噔噔噔”的脚步声，不一会，枣红脸、大块头的农场党常委、武装部长高忠彦走进来。

老高同章梦唐打过招呼，便将一只人造皮革手提袋送到党委书记面前，说道：“老林，昨晚在黑鳗礁海区出现的那条渔船，很可能是条伪装的敌特船。”

林素文忙问：“啊！有新情况？”

武装部长打开手提袋，从里面取出一双特制牛蹄鞋和一

套潜水衣服，接着汇报了发现这些东西的经过。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大清早，二管区女基干民兵班长汪倩云领着全班执行早检查，来到海龟山靠海的突出部。这里地势偏僻，杂草荆棘丛生，怪石嶙峋，海浪冲刷到这里来了个急转弯，海底形成一个巨大的激流，加上礁石很多，船只极难靠岸，因此，出海作业的渔船很少在此停泊上落。但是，民兵们深知，在人们越少走动的地方，往往是敌人出没之所。女民兵班的战士们，放慢了脚步，认真地检查这里一切可疑的物体。汪倩云在穿过乱石堆，爬上突出部的杂草丛时，突然发现了几株倒伏着的茅草，她想：其它茅草都好好的，为什么这几株会不一样呢？便弯下腰来，小心地用手分开草丛，见地上有碗口大的牛蹄子印。她顺着这些牛蹄印看去，茅草丛中出现一条不大明显的“路”。她琢磨了一阵，觉得这些牛蹄印来得奇怪：一是蹄印很浅，这说明牛的身躯不大，但体重没有五百斤以上的大水牛，又不会有这么大的蹄印；二是昨晚三点半钟之前下了一场大雨，其它牛蹄印里积满了浑黄的泥浆水，这些牛蹄印却很新鲜，按理放牛的人是决不会这么早把牛赶到这里来的；三是茅草有三尺多高，一般成年牛脚只有两尺多长，水牛过后，茅草会被牛肚子压倒一大溜，可是这些茅草却没有这种明显的痕迹，说明这条“牛”腿很长。

女民兵们围上来，分析了一会，一致认为这条“牛”的来历大有文章。汪倩云带着全班沿着奇怪的“蹄印”，直找到海龟山半腰的岩洞里，搜到了这只手提袋……

林素文望着摆在桌面上的这些东西，敏感地联想起另外一件案子：那是一九五七年初秋，上级公安机关曾在与归侨农场毗邻的甲港镇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但是，在幕后指挥这伙反革命匪徒的一个代号叫“蚊子”的蒋帮特务却漏了网。几年来，这只“蚊子”一直消声匿迹，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然而，她一直没有忘记这桩敌情。最近一个时期，盘踞在台湾省的蒋帮残余，妄图趁我们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和苏修对我国进行敲榨、勒索的困难时刻窜犯大陆。林素文在想：黑鳗礁海区出现的可疑渔船和这牛蹄鞋、潜水服，会不会与那只漏网的“蚊子”有关联呢？她见章梦唐望着拾获的物件沉思，便问：“阿梦，对这情况你有什么看法？”

章梦唐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道：“黑鳗礁海区出现的可疑船只，同这潜水服、牛蹄鞋有没有关联呢？”

“你说呢？”

“海上出现可疑船只，陆上就发现了潜水服和牛蹄鞋，为什么这么凑巧，会出现在同一个时间里？根据这个情况判断，我认为，这两者是有联系的，说不定暗藏敌人已经同海上来的敌人挂上了钩。”

林素文点了点头，同意章梦唐的分析，转过脸问武装部长：“老高，你还有什么事？”

高忠彦接着报告：“群众还提供了—一个情况：海甲山公社荒沙埔村生产队长石宝奎的义兄弟郑振山，昨晚在黑鳗礁外的蛤蟆屿海面打鱼，看见碉堡山一带有人用五彩灯光同海上联系，就在那个时候，那条可疑渔船就靠近了黑鳗礁。”

章梦唐连忙要求道：“老高，让我回去组织民兵搜索。”

武装部长摆了摆手说：“不用了。碉堡山在二管区管辖范围，你们区的民兵队长程盼亮已经派人去搜索过了，什么也没有发现。”

林素文站在海防地形图跟前，查看了一会，望着高忠彦指示道：“看来一些牛鬼蛇神有点得意忘形了。今晚开始，要组织各管区民兵严密注视海上动静，加强海防线上的巡逻哨，同时还要将这些情况立即向上级汇报。”

“已经报告了县作战指挥部和公安局。”高忠彦看了一下电话记录，接着说，“公安局刚才来了电话，侦察股长刘雨准备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协助我们侦破这件案子。”

“好哇！欢迎他来。”林素文笑着说，又问了问：“老刘这回用什么身份出现？”

“电话上没具体讲，”高忠彦说道，“刘雨有个外号叫‘万事通’，五七年在甲港镇破获反革命地下武装组织时，他挑着货郎担穿街走巷、东游西串，装扮了大半年修洋伞、打锁匙的工匠，终于掌握了主要情况。我们归侨农场的人喜欢喝咖啡、可可和功夫茶，这回他该扮个做煤油炉的师傅了吧！”

林素文点了点头，便提醒武装部长：“老高，海上情况难逃出我们解放军的雷达千里眼，还要多和麒麟山海军雷达站保持密切……”

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紧促地响起来，打断了林素文的话。高忠彦一步跨上前，拿起听筒：

“喂，我是南海归侨农场。呵，你是雷达观通站？好，

好……我是武装部长高忠彦，你是何站长？噢！请说吧！”老高翻开“敌情登记”簿，嘴巴“嗯嗯呀呀”的应着对方，笔杆不停地往本子上记。通完话，他那粗大的手掌往桌上重重一拍，兴奋地说：“猎手不怕狐狸狡猾，就怕狐狸不肯出洞。这一下可好了……”

林素文忙问：“怎么，老高又发现了新情况？”

高忠彦把记录本递上前，说道：“今早五时半，观通站突然发现我们归侨农场一带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电台呼号。”

“噢！的确是新发现。”林素文认真地看完记录，接着说，“这情况证实了我们的判断，陆上潜伏的敌人不但同海上的敌人在黑鳗礁接了头，而且领到了电台和其它活动物资了，我们对敌斗争又多了一项内容。”

章梦唐按捺不住地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敢于蠢动，我们就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

“阿梦说得对，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给敌人布下天罗地网。我们就能发现敌人的动向，任凭他们有多大的本领也逃不出我们的掌心。”党委书记说罢，沉思了一会，又对武装部长道：“老高，我看抓紧时间，下午召开军民联防领导小组会议，把何站长请来，把有关同志也请来，认真研究一下战备和对敌斗争工作，你看行不行？”

“趁热打铁，我完全同意！”在南下大军中当过炮兵的高忠彦，有股说干就干的雷厉风行的作风，他离开办公室，立即准备会议去了。

林素文走近章梦唐的身边，亲切地拍了拍他宽厚结实的肩膀，说道：“阿梦，刚才还想让你今天好好休息，现在不行了，你得马上赶回管区，组织民兵开个会，讲讲阶级斗争的一些情况，发动群众注意加强对一些可疑对象的监视，不能让敌人的罪恶阴谋得逞。”

“是！坚决完成任务。”章梦唐象在部队指挥员面前领受战斗任务时那样，立正站着，身子挺得笔直，然后利利索索地背上背包。正要走时，党委书记立刻叫住他，把一份两个月前送来的垦荒计划交还到他的手上，说：“开垦荒沙滩的事，我们在家的党委都很赞成，但目前不要急于列入全场的生产建设实施计划，只作为你们冬季生产中的一项打算，你们就按照计划办吧！从吃国家供应粮，到准备给国家送公粮，这是一件新鲜事，特别是我国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提出这个大胆的打算，更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些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一时跟不上也是常有的，作为党支部和区主任，要善于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把党支部的决心变为大家的具体行动；同时，也要预防一些人、尤其是暗藏的敌人趁机进行破坏、捣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

章梦唐回到二管区，当天晚上便召开了有党员民兵骨干参加的支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委书记和场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的有关指示，并且成立了党支部对敌斗争领导小组，他和民兵队长程盼亮，分别担任了正副组长。